

他是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美术设计与英国演艺学院最佳服装设计奖的华人，是游走于服装、视觉艺术、电影美术与当代艺术创作间的著名艺术家。他醉心于当代艺术的尝试，游弋于艺术与商业领域，他就是叶锦添。这段时间，叶锦添不仅受邀加盟了杨丽萍的“收官之作”新舞剧《孔雀》的创作团队，还为青岛华润中心万象城设计了《大美万象》系列华服。在北京的工作室里，叶锦添接受了本报专访，从他话语中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和而又坚定的力量。谈起近期的跨界合作，他表示：“我有一种表达的欲望，有一种对艺术语言的追求，所以我想去做这个事。”

1 表达中国的现代感和未来感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有许多值得去发掘、去演绎、去传播的美学精粹，而齐鲁文化，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泥塑、水墨、风筝、野营、阴阳八卦图、剪纸、年画、泰山……诸多文化图腾，此次都会在叶锦添的《大美万象》系列华服中得到演绎。虽然这些元素都极其古朴，但与服装融合之后呈现出的姿态却非常国际化，“我和合作方非常期待以这样别致的方式展开与齐鲁大地、与青岛这座城市的首次对话。我要表达的是中国的现代感和未来感。”

在叶锦添位于北京北郊的工作室里，六套基本成形的华服依旧包裹着神秘面纱，真面目要等到秋季招商发布会那天才能揭晓。据悉，除了之前提到的图腾元素外，叶锦添还将昆虫、骷髅等另类元素融进了设计中。他把这场秋季发布会形容成一场依靠人类的视觉和其他感官共同感受的舞台盛宴，届时会让观众去体会其中人类的力量、自然的力量，“一开始可能是一个毛线球滚下来，然后舞台打开，一个穿着毛线衣服的人配合音乐走出来，然后换一个场景，另一个模特走出来……最后会呈现出一个中国人的造型。这应该是一台没有语言的舞台剧，靠视觉和触觉来表达。我们每分钟都在修改，想到好玩的形式都愿意放进去。这次我们用材料用得这么激烈，就是希望观众能得到一种身体的感觉和共鸣，希望观众看到我的作品后，会从中获得‘希望’，其次是觉得‘有趣’。”

2 《英雄本色》首次触电

叶锦添祖籍东莞，出生在香港。小时候，家里很贫苦，到了晚上，一家六口只能挤在双层的上下木板床上进入梦乡。“童年在模糊的记忆中度过，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我很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小朋友不太一样。”也许是性格的关系，这个孤独却又内心丰富的孩子，开始喜欢绘画，用画笔来和这个世界交流，“幼稚园就开始画画了，会画一些怪怪的动物啊什么的。不过我爸爸还蛮反对我画画的，受了不少‘刑罚’。”

上世纪80年代初，叶锦添考入了香港理工学院高级摄影专业。毕业后进入杂志社担任了摄影记者，这份工作让他养成了观察的习惯。在拍照时，他最不喜欢的是打扰拍摄对象，对他而言，真实和自然是重要的原则。“做摄影师的过程中，我建立了一种习惯，我一直强调要尊重环境原来的模样，不受摄影这个行动所干扰。一方面，我需要在现场拍摄，一方面又不存在于里边。我有段时间一直在拍照，拿着大相机拍，见人招呼都不打，就直接拍，拍完就走，他们也习惯我这样。”

而工作之余的叶锦添也没有放弃绘画。一次他参加了一个美术大赛，获得了大奖，并引起了徐克的关注。那时徐克刚拍完《蜀山》，而叶锦添只是个刚毕业的青年。不久之后，他就获得去徐克公司工作的机会，参与了徐克监制、吴宇森导演、周润发主演的经典之作《英雄本色》，担任美术执行。

《英雄本色》这部影片被评为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十大影片之一，先后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如果仔细观察，你或许能从《英雄本色》某张电影剧照当中，发现当年叶锦添客串的警察形象，虽然没有半句台词，但跟他对戏的可是周润发。不过相比于这次出境，更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叶锦添在这部电影里帮助周润发塑造了一个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造型——袭黑风衣、一副宽墨镜的“小马哥”形象，由此红遍东南亚。

回忆起当年的合作，叶锦添称他与徐克的感情就像父子，“他喜欢我的风格，但我们也吵架，两个人的做事风格不一样。我喜欢他电影节奏上的天马行空，他喜欢我空间感上的天马行空。”



■ 叶锦添在北京工作室中接受采访

叶锦添

李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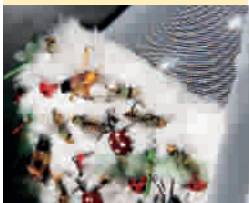


我有一种对艺术语言的追求

■ 凭借《卧虎藏龙》，捧到“小金人”（资料图）



■ 工作照



■ “用材料用得这么激烈”，从《大美万象》系列华服的细节图上你可以看到昆虫等另类元素的运用



■ 为新《红楼梦》设计的造型引起争议

3

用电影建立梦想王国

《英雄本色》之后，叶锦添正式走入电影界，与多位青年导演合作，在影片中担任美术师。

1987年，他加入关锦鹏导演的《胭脂扣》创作团队，也正是这部影片，让他真正开始喜欢上了电影。叶锦添发现，电影最大的魅力是可以把逝去的年代找回来，这一点让他意识到，电影正是他想要的。“因为做了《胭脂扣》，我觉得电影有神奇的力量，可以把一个消失的时空建立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很疯狂地在街上看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东西就想偷想抢。那时候我开始相信，如果电影做得好的话，是可以建立一个梦想的王国。”

然而现实却给踌躇满志的叶锦添重重一击。“拍完《胭脂扣》之后，是一个很痛苦的阶段。当时在香港做文艺片是死定的，我自己又定得很高，不是我死，就是我将在他们之上。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等所谓的好电影，那种可以不那么商业的、可以用美术语言来表现的电影，不好的不接，最后就变得每年都很难。”

电影事业遭遇低谷的叶锦添作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来到台湾投身到舞蹈和戏剧舞台的美术创作中。呆在台湾的七年时间里，他所参与的三十多部剧场、舞团的服装造型与舞台设计，大大提升了服装造型在艺术界的地位，为华人艺术在国际剧场艺术界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叶锦添也坦露了当时内心的彷徨，“虽然我很用心在做，但是经济仍很拮据，甚至连请一个助理的钱都不够。后来我发现我们做的事影响力实在太小了，文艺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东西，即使在国际上声誉日隆，但就算我再做十年，也不会改变当时那个状况。”

就在这时，李安的出现，让叶锦添重新在电影屏幕上找到了事业的新起点。

4

《卧虎藏龙》捧回“小金人”

2001年3月25日，在美国加州的好莱坞坤圣大礼堂，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正在举行。来自中国的《卧虎藏龙》获得了最佳外语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4个奖项，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项的华语电影，而担任这部影片艺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就是叶锦添。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在幕后为影片默默奉献的艺术家，走向了前台，被大家所熟知。

“第一天到剧组看到他们很大的阵仗，我就头晕了，因为我要管服装、道具、布景、化妆、发型。”虽然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状态是“每天都会发疯”，但是叶锦添觉得拍《卧虎藏龙》挺过瘾，“《卧虎藏龙》是一个文化的倾注。里面我用了很多宋朝元素，想抓住那个时代的文人气色，中国戏剧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一种诗意，对自然界的诗意，对人的诗意。我们很想把它找回来，变成我们的动机。就像舞台上演员的身体能勾起你的身体回忆，引起心灵的回应，我也希望我的美术设计不只刺激你的感官视觉，还能形成一种巨大的能量，把你带到很深很远的世界里，甚至变成记忆层面的感觉。”

谈到首次合作的李安导演，叶锦添表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高度的人，我很高兴多了这样一个朋友。李慕白其实有点李安导演自己的影子，我感觉他是虚的。在电影中，他用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将自己隐藏了起来。”

5

“新东方主义”是种反抗

“我们应该有点李小龙的情结，觉得自己特别棒，特别臭屁。”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时，叶锦添并不遮掩身上锋芒毕露的才气和光芒。然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他，却总是一身低调的装扮，黑或白色的衣服，一顶棒球帽，“我穿成这样是因为总是和那些大明星在一起，为了不让别人注意，就把自己藏起来。”

《夜宴》、《赤壁》、新《红楼梦》……如今的叶锦添已经与越来越多的名导合作过，在影视作品里，坚持着对艺术的追求。他还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成为了一个涉猎影视、服装、雕塑等多方面的跨界设计师，并举起“新东方主义”的旗帜。“‘新东方主义’可能是我对‘东方主义’不自量力的反抗。‘东方主义’扼杀了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一些想法去打破这个东西，中国才能重新去创作自己的东西。”在他看来，充分融合东西方的艺术理念，用一种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东方的历史、哲学和情感，是新东方主义的核心。

采访到尾声时，叶锦添很认真地告诉笔者，在他内心，创作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最近国际上越来越精细地分析到，世界存在的物质与历史、科学、还有数字对人类的影响。这些东西一般的国际公民已经耳熟能详了，而我们内地的很多观众，还需要听到一些哭泣声、看到很熟悉的东西才能唤起感觉，才能被感动。我很想用我的艺术去‘打开他们’。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日常生活可以教到你的。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去给他们。我相信，那些有缘人会看到。”